

春到农家



张水英在侍弄自己的林场。

杜鹃花开

春雨酥润山野,万物沐风生发,踏着雨后泥土,探访路腊村张水英家的家庭林场。她正俯身屋后坡地,打理着亲手开垦的杜鹃园。红杜鹃灼灼怒放,漫染山坡;粉杜鹃含苞凝香,静待春风。数百株杜鹃,是她数载晨昏,悉心浇灌的心血,藏着农人最朴素的期盼。

本想栽花谋生,以繁花换取收成,奈何销路难寻,无人问津。花苗熬成老根,深扎青山,反倒无心开成一坡绚烂映山红,成了自家的山间后花园。

这便是无数家庭林场无奈:种树成荫,种花成景,纵然养出满山生机,却终究难化作糊口的钱财。守得住一坡春光,却解不开土里刨食的困局,这便是农人埋在心底,最酸涩也最真实的怅然。

櫻桃花落

櫻桃园,是张水英家庭林场内又一份满心期许。繁櫻早已随风散尽,该是青果缀满枝头的时节,我指着远处满坡枝桠,欢喜问她,今年的櫻桃繁茂,定是丰收之年。

她却摆摆手,嘴角漾起一抹苦涩的笑。一场不合时宜的狂暴春雨,来得太猛,打落了尚未授粉的櫻桃花,折断了满枝稚嫩的新芽,一年的期盼,也就此落了空,那片櫻桃园,终究又是白忙活一场。

啊?!我心头一沉,竟寻不到一句安慰的话。眼前这位守着一片青山,被称作坐拥百万“绿色银行”的农人,反倒轻声宽慰我:不要紧,我在树下套种的中药材还在,桃树、李树、核桃树还好。”转身望向那片连绵的山林,我默默许愿,愿天地知冷暖,风雨顺时节,赐人间风调雨顺,不负农人日夜的耕耘与坚守。

养兔子

张水英引着我,到家中闲置的羊圈,虽然简陋,却被收拾得干净整洁,一个兔笼里,毛茸茸的小兔子正活泼撒欢,模样十分可爱。这是她儿子返乡后,用心照料的小小事业。

儿子大学毕业,不忍母亲独自守着青山操劳,供儿女读书,便带着女友回到山上,陪母亲一起创业。年轻人学着做电商,开直播,卖米粉和自家农产品,销量不大,收入微薄,却实实在在为母亲分了忧。他自学养兔技术,在母亲支持下边学边养,

从十几只繁育到一百多只,有肉兔也有宠物兔。问及销路,他说还在摸索技术,不敢盲目扩大,只打算把幼兔带到街上卖,试试市场。

张水英对儿子十分满意,也全力支持,她常鼓励:“咱农民有山有地,啥都不怕,你们有文化,我就不愁过不上好日子。”

养鱼儿

张水英家还租了一口鱼塘,因塘底漏水,五年没有任何收益。家中资金全都投入到山林种植管护,一直无力修缮鱼塘。

去年底,镇领导走访了解情况后,帮忙修补好了鱼塘漏洞,今年终于可以蓄水养鱼。她下定决心,再苦再累也要把鱼养好,不辜负政府的关心。

镇里鼓励她种养结合,林下养家禽,塘里养鱼虾,用短期见效的养殖弥补林木周期长,见效慢的短板。她十分认同,今年一次性投放了两万多元的鱼苗。

她指着鱼塘自信地说:“放心,我养鱼是把好手,你们这么帮我,我绝不会辜负期望。”

我劝她不必有心理负担,农民本就最懂土地与种养。干部帮扶,就是帮大家解决发展中的难题。愿这一塘活水,载着她的辛劳与期盼,迎来满满收获。

家庭林场主张水英

张水英是碧江区云场坪镇路腊村人,曾外出打工,卖过服装、开过美容院,几番奔波后还是回到娘家,承包荒山种果树、油茶和中药材,养鸡鸭鹅,安心扎根山林,硬是给自己创出了一个像模像样的家庭林场。

她历经风雨却不气馁,一心供儿女读书,只想让下一代有文化,不再吃没文化的苦。这份坚韧与坚守,让人敬佩。

发展产业,她不怕辛劳,最怕的是丰产不丰收,种出的东西烂在地里,养出的畜禽无人问津。这也让我深思,在乡村振兴路上,该如何精准帮扶这样实干的农人。

临走时,她追出门热情相邀,五六月桃李西瓜成熟,一定要再来。我笑着答应,定会带人来买。我能帮的,也许就只能到处帮她吆喝,把她家的农产品卖出去了。

愿青山不负耕耘人,愿风雨善待勤劳心,祝福她顺风顺水,日子越过越红火。

1 团结湖,源自一个水库在团结村储蓄河水形成宽阔的水域而得名,而团结村则是团寨乡驻地。土生土长的我却总觉“团寨”二字最是妥帖,一听便满是暖意,像家家户户紧紧挨着,彼此帮扶,朝夕照应。只是如今,水底的老寨子早已归于静默,水面之上的新“寨子”,却被一汪碧水聚拢,散散漫漫地泊在湖岸四周。

我在四月的一个午后回到团结村。日头尚烈,光线晒在水面,碎作万千片粼粼白金,晃得人睁不开眼。车子沿着盘山路迂回,每过一个弯,湖水便换一番景致,时而逼仄狭长,时而豁然开阔。起初,它是山坳里一块莹润的碧玉,行至深处,便化作铺展到远山脚下的明镜,浩渺而安详。抵达江口小寨时,风携着湖水独有的潮润腥气漫过来,清冽又清新,一口入肺,便觉胸臆骤然舒展。眼前的湖面,辽阔得远超预料,四围青山环伺,如沉默的墨绿巨人,垂首守护着这面秘不示人的宝鉴。山间的绿,绝非初春溪涧那般轻佻跃动,而是沉淀了岁月的浓稠深翠,像是把周遭山峦的百年光阴尽数沁入其中,凝作一块厚重的祖母绿。云影掠过,绿波里便晕开一层幽邃的靛蓝,漫出几分淡淡的伤感;待午后斜阳倾洒,水面又浮起一层暖金,那金色是内敛的,沉在绿底之下,亮得温润,毫不张扬,这份安宁,原是“蓄”出来的——蓄了满湖碧水,蓄了悠悠时光,更蓄了无数被勿说按下暂停键,来不及好好告别的人间生息。湖水深不见底,底下沉着另一个完整的世界,有声有色,藏着旧日里的烟火与悲欣。

我在湖边伫立良久,平静的水面忽然涌起细微波涛。那片绿也不再纯粹,底下仿佛凝着无数凝望的眼眸,藏着无数段未说完的往事。我总忍不住猜想,库区迁移的前夜,或许有位老人独自走到即将被淹没的祖坟前,郑重磕下三个响头,掬一捧坟头的故土,小心翼翼揣进怀里。那捧着先人气息的土,后来是否被带往异乡的山头?又是否在某个月下,被悄悄撒在新家的门前?水本是至柔之物,能滋养万物,包容众生;可水也是至决绝的存在,一旦漫过,便抹去所有过往痕迹,只留一个空洞的名字,供后人无尽遐想。

2 团结村坐落于盘信镇西南部,距镇政府13公里,行政区域面积9.22平方公里,下辖9个自然寨,9个村民组,共434户1699人,九成以上为苗族,是典型的苗族聚居地。团寨乡解放前名为“大小河”,因境内两条河流得名:大河发源于七星坡,流经老营、大湾苗寨、地寨古寨,终至团结村;小河出自巍巍八十坡,淌过茶元、老寨、塘湾,与大河在团结村江口苗寨交汇,而后流入大兴镇龙塘苗寨,经铜仁大峡谷汇入锦江河。解放后,盘信区政府在此设公社,定名“团寨公社”,取“村寨团结”之意;1984年,依中央与国务院《关于实行党政分开建立镇政府的决定》,撤公社建乡,改称“团寨乡”,辖团结、杨柳、茶元等八个村落;1992年全县撤乡并镇,团寨乡并入盘信镇,沿用至今。

如今的团结村,化作了一座巨型水库——铜仁市大兴水利枢纽工程。这既是贵州省“三位一体”“三大水会战”“三年行动”的骨干水源工程,也是铜仁市目前库容量最大、投资规模最大的中型水利工程。工程以城乡生活、工业及灌溉供水为主,兼顾发电等综合利用,年供水量达8736万立方米,不仅保障了铜仁高新区、大兴街道等三十余万人的生活用水,更解决了周边万亩耕地的灌溉需求与数百家企业的工业用水难题。

3 从前,站在山腰俯瞰,大河蜿蜒穿过团结村,水流悠悠,四季澄澈,水底沙石清晰可见,群鱼往来翕忽,自在嬉戏。河岸两旁、田坎之上,常青柏树傲然挺立;山脚处,

静静的团结湖



石一鸣

相传久远以前,苗族先人因战败自东向西大规模迁徙,进入武陵山区后,一支族人溯河而上,行至两河交汇处,便被这片沃土留住脚步。他们刀耕火种,繁衍生息,将两条河谷唤作“代务毕务”,汉语译为“小河大河”,简称“大小河”。明清时期,苗疆腹地素有“三十年一小反,六十年一大反”之说,大小河下游龙塘苗寨的龙西波,不堪封建朝廷苛捐杂税的压榨,率众掀起了嘉靖年间苗民起义,起兵抗拒苗压,朝廷妄断此地风水易出反将,遂派人在龙塘苗寨河谷沿线斩龙脉、破风水,大小河一带亦遭掘沟、凿穴、钉铜钉,在阴阳先生眼中,此地已成破败之地。民国年间,大小河百姓对国民党反动政府的统治怨声载道,纷纷拿起刀枪保卫家园,在河谷沿线与官兵对峙,以武力抗拒苗压,此间一度成为无政府的“真空”地带。据说国民党军队一来便烧杀抢掠,待军队撤走,躲在山中的寨民便下山搭起茅草棚,重新安家,这股反复煎熬,直至新中国成立,才终于脱离厄运。新中国成立后,党和政府在此设立乡级行政机构,以“村寨团结”之意为名,为团寨人民公社,办公驻地设于团结村板产苗寨,还在此开设集市,每逢农历二、七便是赶场日,板产也顺势成了团寨公社的经济文化中心,一度成为团寨的代名词。

如今,团结村,化作了一座巨型水库——铜仁市大兴水利枢纽工程。这既是贵州省“三位一体”“三大水会战”“三年行动”的骨干水源工程,也是铜仁市目前库容量最大、投资规模最大的中型水利工程。工程以城乡生活、工业及灌溉供水为主,兼顾发电等综合利用,年供水量达8736万立方米,不仅保障了铜仁高新区、大兴街道等三十余万人的生活用水,更解决了周边万亩耕地的灌溉需求与数百家企业的工业用水难题。

3 从前,站在山腰俯瞰,大河蜿蜒穿过团结村,水流悠悠,四季澄澈,水底沙石清晰可见,群鱼往来翕忽,自在嬉戏。河岸两旁、田坎之上,常青柏树傲然挺立;山脚处,

村寨错落,稻田连片,村前村后果树成林;山顶是苍翠的枞树与杉树,山腰则是漫山遍野的油桐林——油桐,曾是团结村的经济支柱。每到人间四月,油桐花开,漫山遍野的洁白花朵,便如一条素练在山间飘荡,清静动人。

大河两岸的高山斜坡上,村民们种满麦子、高粱、花生、红苕与各类蔬菜;河边平坦处,开辟出片片稻田,水稻便是家家户户的主粮。他们勤劳坚韧,默默耕耘在这片河谷,日子过得安稳而踏实。散落的村寨,如大地抛落的棋子,黑瓦红壁的屋舍嵌在浓绿里,檐角升起的几缕炊烟,像谁家晾在风里的白纱巾,轻盈飘荡。晒谷场上,去年的稻草垛静立,成了新燕筑巢的原料,燕子穿梭间抖落的草屑,飘在屋角,恍若摇曳的金穗。村口老樟树撑开浓密的绿伞,树根处几株野蔷薇攀着石墙绽放,粉白花瓣簌簌落在青石板上,被路过的山雀啄成碎玉。整个河谷都浸在湿润的绿意里,远处山峦如被雨水洗过的青瓷,釉色由深及浅,层层晕染;云雾在山脊缠绕,化作薄纱,轻轻笼住山巅几簇墨色树影——那是百年老松,根须深深扎进石缝,正将一抹新绿抖落在和煦春风里。

暮色渐浓,炊烟在村落间织成一张暖网,将最后一缕夕阳染成柔暖的鹅黄。水车吱呀转动,把春水一勺勺舀起,泼洒在田间,漾起满田粼粼波光。牧童骑在牛背上吹笛,悠扬笛声惊起苇丛中的白鹭,白鹭振翅掠过水面,翅尖扫落几片云影,恰好落在水边洗衣妇的竹篮里——篮中衣裳,还沾着昨夜雨打梨花的清芬。归巢的鸟儿驮着余晖,翅膀掠过梯田水面,将水中倒影搅成晃动的碎金。此时的河谷彻底静了下来,唯有春水潺潺,轻声呢喃,诉说着种子与泥土的约定,诉说着这片土地上生生不息的轮回——待夏夜蛙声涨潮,这些被春雨吻过的田畴,终将捧出一片沉甸甸的金黄海洋。

人间四月,团结湖一片澄澈,湖面平如明镜,高低起伏的群山环伺四周,林木葱郁,蓝天白云与青山绿树尽数倒映水中,水鸟贴水而飞,漫山油桐花随风轻舞,目之所及,皆是盛景。

湖水是活的。风掠过山脊,湖面便泛起细密涟漪,将两岸青峰、错落屋舍、蜿蜒田埂,都揉碎成流动的墨痕。最妙的是湖中央那座小岛,恰似一枚青螺静卧碧盘之中。岛上白墙黛瓦的楼宇,檐角挑着几缕金丝,水中倒影舒展,化作成双的楼阁,仿佛轻轻一拨,现实便会与镜像里的世界互换。此刻的团结湖,收起了日间的粼粼波光,如一块巨大而温润的墨玉,静静卧在乡村新起的烟火里。老人们的静默,孩童们的嬉笑,中年人的怀旧,都被它无声吸纳、慢慢沉淀。它所团结的,从来不止是有形的人与事,更是湖边那些平凡日子里的生生欢喜、生之安宁,还有那悄无声息、却无处不在的本身。我独自一人立于湖畔,静静凝望湖水,眼神空茫,仿佛望的不是水,而是沉在湖底的、自己大半生的悠悠时光。

云海深处侗歌飘

覃嵩松



侗族大歌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(名册)项目

湘黔边界多山,山多则云多。玉屏的云,与别处不同,不喜聚在山巅,偏爱卧在山腰。若你从新店镇往朝阳村去,盘山公路绕了一道又一道,忽而钻进雾里,车窗外白茫茫的一片,什么也看不见;忽而又豁然开朗,山脚下铺开一整片云海,厚厚的,软软的,像侗家女子织的土布,密实地盖住了沟壑田畴。每当这个时候,你便知道,大湾村快到了。

最初的印象,朝阳村大湾村是藏在云里的。吊脚楼依山而建,一栋攀着一栋的肩膀,三合式的木廊,檐角微微上翘,像要接住那些流连忘返的云。云是这里的常客,清晨从谷底漫上来,先浸湿了风雨桥的瓦顶,再抚摸着鼓楼的翘檐,最后慵倦地歇在凉亭的美人靠上,等寨子里的炊烟来邀它同去。侗家人从不赶云,亦不惊云——绣花的阿婆任云丝绕上她的银簪,剪纸的阿嫂让云影落在她的红纸上,那正在院中晾晒腊肉的大叔,见一团云慢吞吞蹭过来,只笑着侧身让一让,手里的柏枝烟仍悠悠地熏着。

若逢寨里来了客,云便更忙了。寨门前早立着穿侗家盛装的姑娘,百褶裙里藏着风,银项圈敲出碎玉声。客人还未走近,迎客歌已从云里飘来,那调子软软的,甜甜的,像刚出锅的甑子饭,黏住人的脚步。紧接着是拦门酒,竹筒里的酒清亮亮的,映着云影天光,喝下去才知道,这酒是用山泉水酿的——寨后那眼泉,冬暖夏凉,舀起来能照见云的脸。罐罐油茶更是忘不了,茶叶在瓦罐里焗得焦香,掺进山泉水,滚沸时打两个荷包蛋,撒一把炒米、花生,苦后回甘,像极了这山里的日子。

我便是为此云,这茶来的。头一回到朝阳村,因为工作原因,住了一晚,坐在吊脚楼廊下看云。正当看得入神,身旁忽然多了位老人,顺着我的目光望出去,微微

一笑:“这云,也有它的路数。”

老人姓吴,名继中,七十三了。早年在村小教书,粉笔字写得极好,后来辞了职,经商养家。一直坚持年轻时的喜好,画山水风物,写一笔极好的反手字。他邀我前去看他作画,笔是寻常狼毫,纸是镇上买的生宣,可一落笔,满纸烟云。他画山不画峰,画云不画形,只几笔皴擦,那云雾便活了,从山坳里涌出来,漫过吊脚楼,漫过鼓楼尖顶,一直漫到谷底。落款处,他拿起笔,反手从左至右写下一行字,镜中视之,方正端严,竟是堂堂正正的颜体。他说这是年轻时练着玩的,不想一写

几十年,倒成了旁人眼里的一绝。

可最绝的是这反手字。三年前的一个傍晚,老人独自扛着钢筋,蹒跚上了后山,一锤一棒地敲敲打打,挖土凿石,修路去了。老伴问他要做什么,他说,山顶看云最佳,只是没路。老伴只当他随口一说。那山陡,荆棘密布,岩壁光秃秃的,六十年前剿匪时民兵攀过,至今无路。老人却像认了死理,每日晨起带着干粮上山,日暮才归。钢筋砸进石缝,一锤一锤,火星子溅在掌纹里,结痂,再破,再结。问他疼不疼,他摊开手呵呵一笑。

他没有惊动任何人,就连住在隔壁的

侄子也被蒙在鼓里,有时候一天修十几米,不好修的路一天只能修一米,直到路修好,他才将此告知帮扶干部。一千多个日夜,硬生生在山顶修了一条路。自那以后,游人能登顶观云了,他反倒不常去,只在寨门口给人指路,说哪块石头是他第三年凿的,哪个拐角曾滚下去过。

老人案头压着一份入党申请书,字是反手写的,工工整整。旁人劝他递上去,他摇头,只将申请书又往玻璃板下塞了塞。我后来才懂,他不是不想递,而是觉得自己还“不够格”。他把党员的标准揣在心里,像揣着一团云,时时拿出来端详,

看自己离那份纯净还差几分。山路修成了,他又开始教寨里的孩子画山水,不收钱,宣纸倒贴了不少。孩子们围着他,小手握着大笔,学画云。他指着山腰说:“云没有根,可它从来不乱跑,该在山腰就在山腰,该回溪谷就回溪谷。”

那日黄昏,我随老人登他修的路。山顶风大,云从四面八方涌来,翻卷、聚合、升腾。夕阳斜照,云海镀成金红,万顷波涛忽然凝固,像谁用最细的笔,一皴一点,在天地间画了一幅水墨长卷。老人眯眼望着,半晌不语。下山时,暮色四合,寨里灯一盏盏亮起来,暖黄的,散在吊脚楼里,像云海里浮着的星星。他忽然说:“我这一辈子,教书、经商、画画、修路,什么都是半桶水。只有一样——听云的话,听了几十年。”

什么云的话?他没解释。但我想起寨上的老人说过,侗家人敬山敬水,也敬云。云有信,清晨从溪谷出发,傍晚归溪谷,周而复始,从无差池。老人或许一生都在学着做一朵云——该教书的年纪教书,该养家的年纪养家,该开路的时候开路。不爭山巅,不恋谷底,只在自己划定的世界尽善尽美。

离开朝阳那日,云雾格外浓。车子蜿蜒下山,回头看,寨子已隐入云里,只剩鼓楼尖顶,像一枚银针,缝着天与地的罅隙。罐罐油茶的香,拦门酒的醇,反手字的奇,石阶路的坚,都融在这白茫茫的一片里。我想,那位老人此刻或许正坐在廊下,对着云雾缭绕的山口,重温他那份迟来递交的入党申请书。

云海深处,侗歌又起了。调子还是软软的,甜甜的,顺着山脊,淌进每一户人家的窗棂。那歌里唱的是:远方的客啊,云会指路,山会留人!